

試用面膜

想換張臉嗎？

從捷運車廂走到車站外，如日光布景更換的舞台，我常覺得自己是一顆方糖，迅速溶解在街道的人潮，帶著和旁人一式一樣的五官臉孔。這名女孩卻趨向前，好像認出我的身分，向我提出這道存在主義的問題。

我直覺反應，當我的身體在三十多年前啓用，心跳開始運轉，我一直就掛著這張臉。真的可以換嗎？可以挑我喜歡的樣式嗎？或許這名女孩察覺我心中的遺憾，或僅僅是從我臉上擠出的皺紋，輕易猜知我的年紀和想望，像白雪公主望著吃一只紅潤的蘋果。

當下又想，難道她曾經是我的學生？在「人格心理學」課堂上，第一次上課，我總對著一群接連一群，青春還在保用期，眼睛仍發亮的大學新鮮人提出這個問題。我還會點一名全班看來最漂亮的女學生，問她是不是滿意自己的模樣，想不想換一張臉？根據這門課累積的粗略統計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喜歡自己的臉，願意得到換一張臉的許諾。

「我們認識嗎？」在捷運車站外，趕往學校上課的人潮像一群魚游過我們身邊，我這張老臉孔直對著她盈滿的笑意，想起發展心理學的研究，嬰兒在七八個月時就有辨認臉孔的能力，猩猩的發展卻要更早些。她搖搖頭，不認識，這讓我感到安心還是失望呢？女孩繼續說，「是這樣的，您是老師吧，我們公司正針對您這個年紀男人的需要，推出最新處方最有效的面膜，只要您願意試用，寫下試用心得，就能獲得贈品。」

原來如此。又是一場資本主義偽裝的盛宴，我暗中試圖緩和臉部肌肉線條，別讓自己的臉看起來真的就像一顆方糖。正想道聲謝謝我不需要，轉頭離開，女孩已遞過來一盒面膜，這樣吧，你先用用看效果如何？

我趕著上課，我在這所學校的通識中心教心理學，走進教室已敲過鐘，那包面膜掉進書包深處，藏著，像我不能對外揭露的秘密。我在這節課談起心理學

家艾爾波特的人格類型，也提起了榮格的名字。來上通識課程的大學生一向不放棄在座位上忙自己的事、打手機、細聲交談，有人遲到了拿出便當，有人開始發呆，如同這間教室變成了人性的舞台，展現各種類型。我開始談起榮格，如午後的一首催眠曲，我一向著迷於榮格的面具理論，說每個人的靈魂都戴著一副連自己都陌生的面具，在遠方的山頂隨著鼓音起舞。思緒分岔，卻突然想起書包裡的面膜，想像我的靈魂如果敷上面膜，會不會變年輕些？這個想法接近妄念，卻讓我笑出聲音。平常沉浸在瞌睡氛圍的學生們紛紛醒來，好奇張望，到底這個老師怎麼回事，總算無人能察知我的幻想。

夜晚，我終於有時間獨處，猛地想起了這包面膜，往書包探索，還在原處，沒有因為預期到將在撕扯、貼在一張老男人的臉孔上的命運而逃離。我心虛地撕開包裝的塑膠套，一個塑膠套放一張面膜，這是資本主義規範的遊戲，顯示著這張面膜或消費者的虛榮，如獨自坐著華麗馬車的國王。

十九世紀，當人類學家充任殖民艦隊的先鋒，渡海前往大洋洲島嶼，探索原住民的生活面貌時，人類學家興奮寫下這樣的字句：「此部落的成年男子在臉孔塗上厚厚白泥，有如歐洲貴婦的日常家居習慣。」另一派人類學家認為，部落男子的智力水平只達歐洲女性，在父權和君權的封建時代，因而成全了殖民的藉口，侵略原來可能出自敷臉。等到接近半個世紀後，才由包亞士、李維史陀這樣的人類學家解謎，其實，那可能才是人類禮儀的起源。我對著這張面膜沉思默想，也許，在人類悠遠久長的進程裡，臉孔上的一片紋飾、一團油泥、一抹彩繪才是一種禮儀。我想像在波里尼西亞某島嶼，原住民間的一場對話：「唉呀，那個外來男人真沒禮貌。」「是啊，他的臉上竟然沒有塗泥。」

撕開塑膠套，首先嗅到一股分辨不出何種氣味的東西，屬風屬金也屬木，在五官間流竄。我首先想，這會不會又是什麼生物科技或基因改造的偉大禮物呢？對我這類老男人，基因科技是將不自然的東西偽裝成自然的氣味、觸覺或口感，我直覺想打噴嚏，卻瞥見了面膜的名字，方才知道我的殖民想像其來有自，從我摸到這張面膜，西班牙艦隊即已在潛意識等待揚帆出發。直到此刻如費瑪定

律的揭曉，才正式浮出我的意識海面。

時間，則要再提早三個世紀。璜·龐西·德·里昂是十六世紀的波多黎各和古巴的總督，當他沿著加勒比海出發上岸，往北部走，尋找青春之泉，一行人眼見青翠山谷和蠻荒。堪堪就五世紀後，我手邊的這塊面膜，竟是以「青春之泉」命名。

應該用我的名字，為地球上所見的一切美好，為歷史上所有頗富野心的探險家發現的一切命名，包括面膜在內。里昂總督從地底發出抗議：「我不是發現了佛羅里達？」但是，世人記得的是，他始終沒有找到青春之泉。

如果，當我鼓起勇氣，毅然地試用這張面膜，並為此偉大的冒險而感染疾病，或更為壯烈地毀掉這張臉後，這家公司會不會改用我的名字，給這塊面膜命名？面膜始終只是臉的殖民地，就如我常跟學生說的，別太相信性格，性格也只是靈魂的殖民者，卻不是祖國。

我想起小時候，跟媽媽上市場，有婦人擺著一排矮凳，給客人挽面。媽媽提著剛買的雞鴨魚肉，幾根白蔥不堪壓迫，從菜籃縫隙鑽出。媽媽總要我等她，坐上矮凳，婦人為她的臉孔搽白粉，細棉線在指間交叉，繃緊彈媽媽的臉。白粉在市場腥臭的空氣間跳躍，我覺得那應該會很痛，卻可能是我目睹的第一場演出，穿插總會有歐巴桑來賣早晨剛採的玉蘭花、針線，恰如戲台下巡場的小販。臉塗白粉的媽媽如路易十四宮廷的優雅貴婦，只差沒有穿著鯨骨撐起的絲綢裙，她掏出銅板買玉蘭花，要我別在胸前的口袋，說這樣身體會有香味。我的童年始終穿插在白粉彈飛和玉蘭花淡淡香味間，久久不曾散去。

回家後，媽媽總會問我：「媽媽的臉有沒有變年輕點？」我望著她臉上細細的一層纖毛，像迎風面的菅芒草，總會用力地點點頭，我無法忍受媽媽失望的表情，那也是我人生最初的一場演出。

還有一次，印象如此鮮明的，像用針紋在大腦皮質的記憶，像唱盤總在此處迴轉跳針，那是國中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事，媽媽和爸爸吵過一架，坐在梳粧台的鏡前看著自己的臉。我躡腳經過，不想捲入父母的戰爭，她仍瞥見了我，低聲

問道：「嘿，我換一張臉，會有幫助嗎？」

我望著這塊面膜，青春之泉是它的名字，成分是一堆化學學名，我看得懂的有甘菊、蘆薈、小黃瓜、檸檬種種，但從未有註明來自青春之泉的成分。或者，一張叫「青春」的面膜，含有少女的眼淚？這讓我想起徐四金的《香水》裡，製作絕世香水的原料來自死亡的氣息。我發起一陣冷顫，古代中國的神話，專收集童男處女的血研製回春藥，我即將敷用的這塊面膜，有沒有死亡動物的某個部位？

我撕掉面膜外的貼紙，輕輕覆上，罩住我新近長出的細紋、法令紋、抬頭紋和黑眼圈，但我其實想欺騙別人還是自己？我從陽光熾熱的戶外走來，別人總說：「怎麼搞得？一張臉曬得這麼黑？」即使刻意宣稱有快速漂白效果的面膜，似乎也擋不住熱帶的蒼老速度。當里昂總督率領隊伍浩浩蕩蕩日夜趕路，新大陸的獸群紛紛走避，隱藏叫聲，土著的小孩躲在叢林深處，觀看陌生的行進隊旅，臉孔異常蒼白，如神話中白色的魔鬼現身。里昂總督以為此行他將發現世界上所有的秘密，他心得意滿，容光煥發，一點也不顯老態。他將替代哥倫布找到新航路，還有黃金國 El Dorado 以及青春之泉。但如果讓他選擇，黃金國(伏爾泰筆下的憨第德曾意外闖入)或青春若只能擇其一，文明的新衝突從此展開。

好，我已貼上面膜，整座臉部感覺冰涼，如季節迅速變換。我用露出的兩隻眼睛等待神奇變化，嗅得出幾種香料的氣味，我猜想多半是化學合成物，卻無法分辨得出。我繼續在電腦上瀏覽即時新聞——有則新聞提到，男人過了五十二歲會容易暴怒，難以取悅，開始懷念青春；喔，到了接近那個年紀我得特別小心，別一下子長出太多皺紋；還有則新聞提到，男性美容品行業正快速崛起。我想在面膜外的空白貼一張臉，扮作別人，我二十歲時極端討厭自己的模樣，現在卻努力想回到那個時期，但我相信「青春之泉」的許諾是讓我有機會成為別人，換上一張永保青春，沒有一絲細紋和眼圈的臉，儘管裡面住著伏爾泰那般的老靈魂。

如果真的是靈魂呢，可以宣稱，我可以連帶美白我的靈魂，千瘡百孔、蒙塵納垢的靈魂。三十歲以後，每當我站在黑板前，面對一年一年更換的年輕面孔，

我總像聽見老靈魂從內壁咬噬的聲音。哥倫布的老靈魂，他的名字一再被喚醒、更新，靈魂卻異常蒼老。也許他在總是向著西南西的航路上，也曾動過找尋青春之泉的念頭，也許，正如我上課一再喚醒的榮格，煉金師的儀式，不知此時此刻榮格的靈魂飄向何處？

我聽說各種各樣的老靈魂，宙斯的老靈魂，波蘭的老靈魂，屬於川端康成在古都遊蕩的老靈魂。人們說當你教同一門課，五十歲後，講義泛黃，學生會將你歸入老靈魂的行列。我常會在每學期的最後一堂課，跟學生提起我讀大學修過的「禪學」課。上課的是位八十多歲的客座兼任教授，我去修他的課，純粹是因為大四無課可修，又聽說他分數給得營養。他每進來上課，講義攤開，就開始講起禪門公案，機鋒艱澀，非想像能及，加上鄉音濃重，我們則讀自己的書、寫信。大學畢業後，我考上研究所，曾在羅斯福路的公車站牌看過他一眼，典型的老靈魂，穿著跟時代格格不入的長袍。我想他應該不認得我，正如我從來也沒聽懂他鄉音裡的禪機。

十年以後，我已當上老師，偶而在圖書館一處僻靜角落找到他的紀念文集，才知隔年他心肌梗塞去世。我在圖書館內靜靜翻書，一個老靈魂用他的缺席，給我上了最後一堂課。我這樣跟學生說，唉，青春的保用期何其暫短。

全班靜默，前排的男學生終於舉手：「老師，你是不是比照這位可敬的已故教授，給我們打分數？」

我想換掉的其實是這個老靈魂吧，我跟記憶中的老教授說。把靈魂想像成李奧納孔的歌詞：「一件肩膀有破洞的藍色雨衣。」如果換張臉、靈魂，或一座身體，就如買衣服那麼簡單也行。我可以自由選擇膚色，決定性別和人種，得到何種投來的眼光。藍色是不錯的選擇，只需在面膜裡調入藍色染料或剪一片天空。我也喜歡過挪威森林小地精那種接近檀香黃的臉孔，走在街上，別人會把你當成一棵移動的樹。

或者，我一直想跟坐在梳妝鏡前時的媽媽建議，就換一張白到透明的臉吧，透明到可以透過臉皮看見血液的流動，看見透明的思緒，卻再也藏不住一絲的煩

惱。但是沒有，從國中一年級或二年級後，我再沒有跟媽媽提起過臉皮的事。

如果能在一張面膜後悄悄施行時間的魔法，撕下面膜時，將許諾我一張新的陌生臉孔—且容我預約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的二十歲；以及一副新的靈魂，是的，請把奧斯卡·王爾德從巴黎的墓園叫醒，我將回收他的靈魂。

可惜里昂總督來到得太早，佛羅里達還來不及興建迪斯尼樂園，否則，他應該會喜歡樂園，決定在此定居。從歡樂的遊行隊伍裡，陸續走出白雪公主、睡美人、小飛俠比德潘，當然還有永遠快樂的米老鼠和唐老鴨，向遊客招手，永遠不老，長達一個世紀後，仍保持相同的臉孔。他們不需要面膜、青春之泉或任何等待試用的新產品。有一次，我對著米老鼠說：「你喜歡這樣的人生嗎？你想換一張臉嗎？譬如，變成專門欺負你的貓？」我沒有得到米老鼠的回答。

確實，在人生真的定下來，在青春期仍有效時，應該都有試用期。如果不喜歡，就可以選擇要不要留下這張臉，調整痣在臉孔的方位，或挽起微笑酒渦會不會過深，而讓日後與異性交往時，造成不必要的誤會。換一張臉，也許就換了人生，換到完全不一樣的身分。就像我在街上看迎面而來各色各樣的臉孔，想像這張臉孔後面的人生和性格。我猜想迎面走來的人，也正在猜想我這張臉孔後的人生和性格，匆匆照面，無覺無受。

我貼著面膜，冰涼已漸消退，如度過冰河時期的地球。我播放貝多芬第七交響曲，行板踱步走來，我開始以為自己是戴著面具跳舞的巫士，口中唸咒語，施行秘傳的巫法：三十分鐘後，給我換張臉吧，給我換張臉吧。

明天，當我走進教室，打開講義，學生將看著我的臉孔驚嘆，我會用故作鎮靜的語調說：「讓我們開始上課吧。」明天，薛西佛斯將巨石推上山，將得到永遠的休息，巨石不會再滾落，就如我將永遠無須煩惱皺紋和衰老。

三十分鐘後，我撕下面膜，趕忙衝到浴室照鏡。我仔細端詳，終於知道我遺傳媽媽有些憂傷的眼神，明顯的抬頭紋，我的鼻子過於高聳，印堂卻凹陷如盆地。我讀著「青春之泉」的使用說明，懷疑我會不會太早撕下面膜。璜·龐西·德·里昂應該也不會滿意他的臉孔，或者衰老。莒哈絲看著年華老去時的嘆息，

悄悄的，青春離開了舞台。

下一次，我在捷運車站外又遇見那名女孩，她沒有認出是我，「先生，想換張臉嗎？」她笑著遞來另一包面膜，我想她的工作就是負責帶給每個人希望，滿足一切的幻想。每張面膜提供的幻想效果，大約足可維持三十分鐘，這則說明，寫在包裝盒最下方，字體小到無法辨認。

我毅然向她揮了揮手，轉身離去。